



长江原创
CHANGJIANG ORIGINA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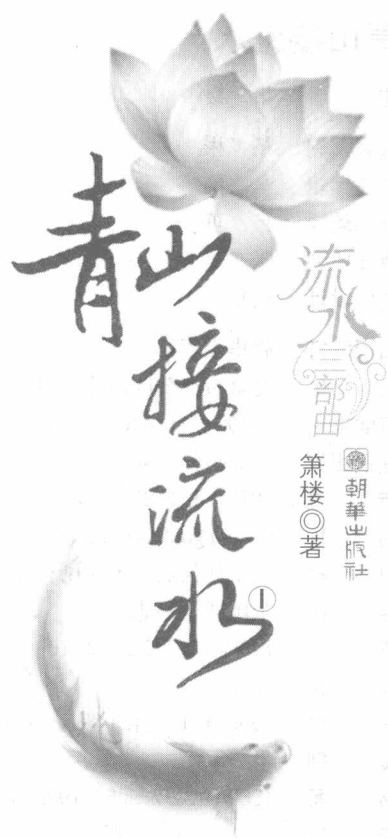
流水三部曲

青山接流水

青山接流水，流水映明霞。
并肩抗敌，互较高下，有男儿肝胆相照；
黄昏饮马，军中执棋，有女子玲珑剔透。
请君试看青山展情缘！

Qingshan Jieliushui

箫楼◎著



流水

箫楼 著

朝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山接流水 / 箫楼著. —北京: 朝华出版社, 2008.11

ISBN 978-7-5054-1989-6

I. 青… II. 箫…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69342 号

青山接流水

作 者 箫 楼

选题策划 杨 彬

责任编辑 马 艳

特约编辑 冉 苒

责任印制 张文东

封面设计 棱角工作室

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车公庄西路 35 号

邮政编码 100044

订购电话 (010)68413840 68433213

联系版权 j-yn@163.com

传 真 (010)88415258 (发行部)

网 址 www.mgpublishers.com

印 刷 北京佳信达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字 数 563 千字

印 张 33.5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装 别 平

书 号 ISBN 978-7-5054-1989-6

定 价 50.00 元(全二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惊马.	001
第二章.赛舟.	006
第三章.再遇.	011
第四章.逃生.	016
第五章.静夜.	022
第六章.脱险.	028
第七章.惊变.	034
第八章.遗命.	040
第九章.从军.	046
第十章.旗风.	052
第十一章.虎翼.	057
第十二章.暗探.	063
第十三章.青云.	069
第十四章.崔放.	075
第十五章.夜沐.	081
第十六章.火莲.	087
第十七章.夜醉.	094
第十八章.兵策.	101

第十九章.赌局.	107
第二十章.再斗.	115
第二十一章.抢渡.	121
第二十二章.铁牛.	132
第二十三章.青衫.	144
第二十四章.都司.	154
第二十五章.棋子.	160
第二十六章.清娘.	167
第二十七章.魅瞳.	175
第二十八章.债主.	182
第二十九章.清誉.	189
第三十章.去留.	195
第三十一章.表白.	203
第三十二章.落水.	211
第三十三章.名僧.	217
第三十四章.十日.	225
第三十五章.赐婚.	233
第三十六章.协定.	239
第三十七章.漂泊.	247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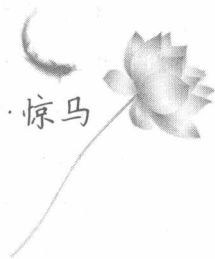
CONTENTS.....

第五十六章.师徒. 376
第五十七章.挣扎. 383
第五十八章.星光. 390
第五十九章.周旋. 396
第六十章.放下. 403
第六十一章.母亲. 410
第六十二章.同穴. 417
第六十三章.解药. 424
第六十四章.黄雀. 431
第六十五章.绝境. 439
第六十六章.长子. 446
第六十七章.风雨. 453
第六十八章.仇雠. 460
第六十九章.天谴. 469
第七十章.烈焰. 479
第七十一章.煮茶. 489
番外一.一世. 503
番外二.千江月. 515

第三十八章.命运. 254
第三十九章.苍山. 261
第四十章.雾海. 267
第四十一章.抉择. 273
第四十二章.出鞘. 279
第四十三章.今上. 286
第四十四章.少年. 292
第四十五章.夜会. 298
第四十六章.逼斗. 305
第四十七章.暗流. 313
第四十八章.相争. 320
第四十九章.龙虎. 327
第五十章.华发. 334
第五十一章.真假. 342
第五十二章.追逐. 349
第五十三章.决裂. 356
第五十四章.旧人. 362
第五十五章.对错. 369

002

第一章·惊马



五月，刚下过一场细雨，徽水河边的绿杨垂垂重重，在南风中轻摇浅摆，榴花妖艳，在道旁涌起一带红云，明媚惊心。

蓝徽容一袭天青色长袍，走在桐荫道上，她望着徽水岸边嘈嘈人群，想起去年今日，扶着母亲在这道上浅笑低诉，怅然若失。

母亲，又是一年赛舟节了，曾几何时，容儿以为您能年年带着我来这徽水边，摆脱那深宅大院的阴霾，只有我们两个人，在那乘风阁上观棹影斡波，鼓声劈浪。母亲，您为什么舍得丢下容儿呢？

她在翠叶桥边停下脚步，望向桥对面的乘风阁，雕栏画栋，斗拱飞檐，阳光照得江心明晃晃一片，投射到那个熟悉的位置，满眼生花。

蓝徽容静立片刻，终迈步上桥，此时桥上桥下，河边岸旁，已是人头攒动，熙熙攘攘。

每年五月初一是容州城最盛大的节日——赛舟节，今年听说有潭州小侯爷亲来参赛，引起容州轰动。此时已是巳时初，赛事即将开始，百姓们倾城而出，早早便在徽水河边抢占有利位置，只为一睹声斐朝野的小侯爷的风采。容州府衙更是在开阔处搭起了彩台凉棚，达官贵人们也耐住初夏的一丝炎热，簇拥而坐，遥望指点着江面十几条彩旗龙舟。

蓝徽容含笑望着在翠叶桥上蹦跳玩耍的几个幼童，从怀中掏出铜板，从小贩手中接过几串棉花糖，弯腰递给那些小童。



“蓝哥哥，莫爷爷说你很久没到他那里去了，叫我们看见你，同你说一声，要是有时间，就过去一趟。”一个女童接过棉糖，仰头说道。

蓝徽容轻抚了一下她的额头：“小叶子乖，蓝哥哥知道了，去玩吧！”

小叶子清脆地应了一声，转身向桥那头奔去。

一阵惊呼声传来，马蹄声劲响，一道白影由桥对面官道激起一片哗然，疾驰而来，马上之人左右摇晃，大声惊呼：“让开啊！”

眼见那匹惊马就要奔上翠叶桥，马蹄就要踏到受惊倒地的小叶子身上，蓝徽容身形疾闪，如一道青烟，笼住小叶子轻滚于一旁，同时右手运力于白驹过隙间扯住马尾，清喝一声，惊马前蹄高高扬起，马上之人高声惊呼向后跃起，再向一旁倒落。

蓝徽容松开马尾，左足在桥面一点，纵身过去，抱住在空中狂叫的落马之人，右足急点上桥边石柱，青影挟着一袭绯红在桥上如一道霞光，悄然落地。

此时，桥上桥下围观群众才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事，一阵沉默过后，爆发出轰然的叫好声。

蓝徽容见引起众人围观，恐有熟人认出自己来，忙低头敛眉，将怀中落马之人松开，让她倚住桥边石柱，转身急往桥下行去。

“啪”声劲响，蓝徽容因急于脱身，猝不及防，右肩一阵火辣辣的疼痛，忍不住回过头来，只见那落马之人，正手持马鞭，怒视着自己。

那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女，容光照人，粉嫩的脸不知是因为惊吓还是狂怒，红如榴花，她嘴唇轻颤：“你这狂徒，小贼，就想这样逃走吗？”

蓝徽容一时愕然，正待开口，十数骑由大道如风卷怒云，疾驰至桥头，有人高呼：“在这里了！”纷纷跃下马来。

那少女转头见那十几人迈上石桥，忽然“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奔过去揪住其中一人衣襟：“辰哥哥，快拿下这个小贼！”

那人一袭月白色锦袍，腰缠玉带，身形高大，蓝徽容一眼望去，正好对上他冷峻的眼神，心头一跳，只觉这青年公子气势逼人，难以直视。

那青年公子冷冷扫了蓝徽容一眼，低头道：“惠儿，怎么了？”

“辰哥哥，这小贼，害我跌下马来，又，又对我无礼，你快帮我把他拿下，好好惩治于他！”那少女惠儿仰头娇声道。

蓝徽容轻轻摇头，向桥下走去，几名锦衣大汉迅速拦在了她的身前，蓝徽容冷冷道：“怎么，想以多欺少吗？”

少女惠儿大声道：“将他拿下！”

锦衣大汉们齐应一声，欺身上前，蓝徽容提气纵身，在几人身形之间如穿花拂柳，青影闪动，那大汉们竟一时捕捉不到她的身形。

青年公子在旁看着，忽然轻轻咦了一声，正待开口喝止，蓝徽容清笑一声，右手如风摆杨柳，在空中一一拂过。锦衣大汉们脸上肩上齐声啪响，噙噙后退，蓝徽容已微笑着负手立于桥柱之旁。

锦衣大汉们正待再次扑上，青年公子喝道：“住手！”

他缓步走到蓝徽容身前，细细打量了她几眼：“是你对我家妹子无礼吗？”

蓝徽容直对上他的眼睛，只觉他深邃的眼神中似有猛虎要扑将出来一般，微愣后淡然一笑：“这位兄台，你就是这样纵容令妹当街纵马，踏人行凶，忘恩负德的吗？”

青年公子不由怔住，回头望向惠儿：“惠儿，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时，围观的群众有些愤慨，大声喧哗起来。

“这小姑娘也真是的，人家救了她，她还这等胡搅蛮缠！”

“就是，这种闹市纵马，伤了人可怎么办？”

“也不知是哪里来的野丫头，这般没教养，差点伤了小孩子，还居然对恩人这般无礼，真是世风日下啊！”

蓝徽容淡淡笑着，看着那青年公子微愠面容：“这位兄台，若是没其他的事，在下可要告辞了。”轻拂青衫，她举步下桥，向乘风阁走去。

少女惠儿被众人说得有些恼怒，见蓝徽容在眼前飘然而过，手中马鞭再度高高举起，那青年公子右手急伸，夺过她手中马鞭，冷声道：“惠儿，若再胡闹，你明天就给我回京城去！”

蓝徽容却未再理会这对兄妹，她步入乘风阁，拾级上楼。岳掌柜见她进来，忙跟了上来：“您来了，给您留着呢。唉，夫人她……”说着眼眶有些湿润。

蓝徽容心中一酸：“岳伯伯，多谢您了。”

她缓步到阁内正临河面的那熟悉的楠木桌前，右手轻抚着桌面，南风吹来，熏人欲醉，蓝徽容闭目片刻，面向河面，坐于桌前，轻声道：“母亲，容儿虽不知您为何要年年赛舟节时来这儿饮上几杯，但容儿以后每年都会来的，都会替您洒下一杯青叶酒，会替您看赛舟节上谁拔头筹的。”

脚步声响起，十来个人步上乘风阁二楼，岳掌柜忙迎了上去：“各位客官，这边请！”说着将他们引向蓝徽容右首的一张桌子。

“辰哥哥，我要坐那张桌子！”一个清脆的声音响起，蓝徽容秀眉轻蹙，怎么又是这对兄妹？

简璟辰望向惠儿指着的那张楠木桌，那桌子靠于窗下，正临河面，河上河边一切风景尽收眼中，一个青影坐于桌前，背对众人，持杯轻饮。那一抹天青色，衬着阁外透入的夏阳，河边轻摆的杨柳，阁前艳丽的榴花，如青烟朦胧，迷蒙缥缈。

简璟辰认出背对自己之人正是先前在桥下的那个清冷如菊的青年，此刻见他身形如烟如柳，一时有些发怔。惠儿却步了上去，手中马鞭轻敲桌面：“喂，你让一下！”

蓝徽容觉这少女无礼野蛮，目光投向河面粼粼波光，并不理会。

岳掌柜忙赶了上来：“小姐，这桌子是这位公子已经订下的，您还是到这边这桌吧。”

惠儿却已看清蓝徽容面容，想起方才就是他害得自己跌落马下，还将自己抱在了怀中，羞怒再度涌上：“他出多少银子，我十倍给你，你叫他让开！”

岳掌柜陪笑道：“小姐，小店规矩，这桌子每年五月初一，由这位公子包下，不管多少银两，不管是什么人，都不能坐这个位置的。”

惠儿柳眉一竖，还待再说，简璟辰步了过来，拉开惠儿，轻撩锦袍，意态潇洒地在蓝徽容身边坐下，蓝徽容冷冷地看了他一眼：“这位兄台，在下不喜与人同桌。”

简璟辰目光在她身上停留片刻，忽然轻笑拱手道：“这位公子，先前是舍妹不对，在下这厢赔礼，并谢过公子相救舍妹之恩。”

蓝徽容微微一愣，先前在翠叶桥上见此人冷峻威严，如腊月寒冰，眼中神光更如洪水猛兽一般摄人心魂；此时这人忽然轻笑，软语赔礼，又似春回大地，冰雪消融，温雅和润。两种矛盾的气质集于一身，心中不禁暗暗警惕，知此人非一般世家公子，遂淡淡笑道：“萍水相逢，何足言谢。只是在下不喜与人同桌，还请兄台让开，在下想专心观舟。”说着仰起头来，将手中之酒一饮而尽。

简璟辰见她仰头饮酒，一抹细净的白色划破眼帘，直冲心间，眼神一亮，再细细地望了蓝徽容几眼，嘴角轻勾，轻拂衣袍，飘然立起：“既是如此，在下就不扰公子雅兴了。”说着带着那惠儿在蓝徽容身侧一桌坐了下来，惠儿还待撅嘴再说，被他目光一扫，吓得低下头去，锦衣大汉们束手立于二人身后。

简璟辰视线正对蓝徽容侧面，他轻酌浅饮，不时望向蓝徽容，嘴角笑意越来越浓，只是想起这人先前在桥上的身形，心底又隐隐有些疑惑。

号角声响，河边岸上一阵如雷欢呼，阁下道上行人纷纷涌向河边。

“小侯爷来了！”

“在哪里？让我看看，小侯爷真的到咱们容州来了？！”

“是啊，说起来，慕王妃对咱们容州可是眷顾有加啊，不但请慕王爷免了咱们三年钱粮，还让小侯爷今年亲来主持赛舟大会，这可真是我们容州百姓之福啊！”

“听说慕王妃出身咱们容州，自是要对容州百姓好一些的了。”

阁下众人议论之声随风飘来，蓝徽容却似没有听入耳中，她轻抿着杯中之酒，遥望着阁前河面彩舟，脑中尽是母亲那温柔清美的笑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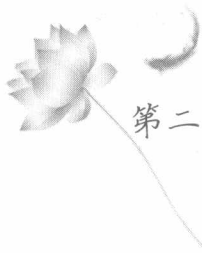
鼓点如暴风骤雨般将蓝徽容惊醒，耳听得身侧一桌，惠儿激动兴奋地大声喊道：“辰哥哥，快看，琮哥哥出来了！”

蓝徽容向河面望去，遥见河边府衙搭起的彩台上，一身形俊朗的青年正脱去身上锦袍，露出贴身劲装，由于隔得较远，看不清他的面目，只知他额头束着金带，在丽日下闪闪发光。他举步走到彩台边缘，如飞鸿掠波，稳稳地落在数丈开外的彩舟之上，四周顿时爆发出一阵如雷的喝彩声。

惠儿猛然站起身来，冲到蓝徽容桌前，探身向外，大声喊道：“琮哥哥加油！”

蓝徽容见她直喇喇冲到自己桌前，挡住了自己的视线，不由眉头轻皱。她抬眼见阁外桐叶轻摇，微微一笑，右手束于袖中，微不可闻的“吱”声响过，惠儿“哎呀”一声，后退几步，揉搓着双眼，口中嘟囔道：“店家也是，不将这长到阁内的树枝给砍了，可迷了我的眼睛了！”

旁边桌上，简璟辰面上笑意愈发浓重。



第二章·赛舟

徽水岸边，万头攒动，人声鼎沸。十几条彩舟打横排开，列如雁阵，轻漾着停在起点彩绸前。

各条彩舟皆装饰华丽，尤以正中间那条更是气势恢弘，前安龙头，后置凤尾，云旗猎猎。容州城太守在彩台之上亲诵祭文，以祈求今年容州城风调雨顺，境泰民安。

炮声响处，万众齐喝，一时间，河面锣鼓铿锵，飞桨劈浪，去渡如飞，十余条彩舟直扑向东风桥终点。

岸上，万千民众随着彩舟放步追赶，高声呐喊，瞬间便已到了乘风阁前。

蓝徽容端坐于桌前，放眼望去，见那头束金带的小侯爷正立于最中间那条彩舟之上，亲操击鼓，手中鼓槌如疾风暴雨，与舟上众桨手唉咳声配合，极富韵律，在震天的锣鼓声和呐喊声中传入蓝徽容的耳中。她不禁稍稍偏头，眉梢微扬，似在那小侯爷的鼓点声中听到金戈之音，隐如刀剑铿锵，又似有大漠悲风，卷起战马嘶鸣。

邻桌，惠儿紧紧揪住木窗一角，极力探头，小脸涨得通红，放声高呼：“琮哥哥加油！”眼见小侯爷彩舟与其右边的一条彩舟齐头并进，双足急躁，恨不得直冲上彩舟替那琮哥哥助上一力方好。

简璟辰透过窗角望向河面，目光却凝聚在了小侯爷彩舟舟尾的那名舵手身上，只见在这激烈时刻，他端坐舟尾，他意态悠闲，手腕也不见如何用力，便摇动大桨，虽是劲装打扮，却好似衣袂御风，月华当空。简璟辰不由暗暗讶异：世琮从哪里找来这么一位高手，似是未曾见过。

眼见小侯爷彩舟在水面上微微一斜，似是舵手用力不匀，电光火石间旁边那条舟便超出了半个舟身。惠儿“哎呀”一声猛拍窗框，跺脚道：“琮哥哥哪里找来的舵手，这般无用！”

简璟辰却看得清楚，微微一笑，眼角余光瞥见邻桌那青衫公子也是微微一笑，眼中如有宝石生辉，瞬间眼帘垂下，光华敛收。

简璟辰见他眼力如此高明，想起这青衫公子先前在桥上的身法及招式，心底疑惑越来越重，一时忘了去看河面赛事。

眼见东风桥已不过数丈距离，那舵手忽然仰起头来，一声劲喝，握住舵浆的手如蒹葭临风起伏，舟头轻摆，舟行如飞，借着后面彩舟涌来的水波之力，瞬间冲过了对手，劲涌的水浪还将对手冲得向右偏去，小侯爷的鼓点也恰于此时暴然激烈，其余桨手放声齐喝，彩舟犹如水上流星，在岸上万众的欢呼声中，瞬间便冲至东风桥前。

彩舟舟头堪堪冲至东风桥下，那小侯爷身形原地拔起，飘逸难言，探手摘下桥上彩球，又在空中轻轻转身，落于彩舟舟尾，与那舵手并肩而立，丽阳映着波光，衬得二人如天神一般。

这扣人心弦的一幕看得岸边万众群情激动，“小侯爷”之声震天动地，那少女惠儿更是手舞足蹈，兴奋得无以言状。

蓝徽容默然看着那小侯爷彩舟荡至岸边，飘然上岸，万众簇拥，忽然心头一酸：母亲，今年是潭州来的小侯爷拔了头筹，您看见了吗？母亲，您放心吧，我自会替您洒上一杯青叶酒的。

薰风由窗间鼓了进来，带来一阵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阁下路上行人纷纷向翠叶桥拥去，惠儿依在窗前，大笑着回头：“辰哥哥，琮哥哥过来了！”

小侯爷慕世琮此时换回紫色轻袍，却已取下头上金带，任被河水溅湿的乌发在南风中飞扬，轻策身下白驹，面色冷傲森然，在容州太守的陪同下过了翠叶桥。

“小侯爷，那处就是乘风阁了。”郭太守赔笑望着这位清冷的小侯爷，纵是艳阳高照，也觉如卧寒冰，瑟瑟不安。

容州赛舟节，本是民间赛事，却不料今年这以文才武功、孤傲绝世之声震东朝的小侯爷亲来参赛，着实让他捏了把汗，幸好今日小侯爷拔得头筹，不然自己可要寝食难安了。

慕世琮在道侧群众的热烈欢呼声中策马到了乘风阁前，稍稍抬头，阁前匾上那几个镏金大字“乘风阁”撞入眼帘，心中微微一动，正待细看，头顶传来一个清脆兴奋至极的声音：“琮哥哥！”

慕世琮抬头望去，眉头轻皱：她怎么会在这里？一时有些犹豫，还要不要上这乘风阁。忽见惠儿身侧，青袖在空中挥过，一杯清酒于窗前洒下，又倏然收了回去，却见不到执酒之人身形面目，只是这一袖一洒之姿态，令慕世琮心头一惊。

他迅即跳下马来，随从之人忙纷纷下马，拥入乘风阁，当前驱散围观人群，簇拥着他上了二楼。郭太守更是亲带衙役在楼下挡住如潮人流，维持秩序。

见他上楼，惠儿娇笑着迎了上来：“琮哥哥，恭喜你，真是太威武了！”

慕世琮看都未看她一眼，直奔窗下桌前，已不见了方才那道青影，只余一个月瓷酒盏，散发着冷冽的青叶酒香，桌上两碟冷菜，正是青梅酥爪与荷叶香丝卷。

他目光急扫向阁内，一个青影正沿楼梯而下，慕世琮忙追了过去，忽闻身侧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世琮，多日未见了。”

慕世琮停住脚步，面上冰雪消融，淡淡笑着转过身来：“四……哥，您怎么也到这容州城来了，也不通知小弟一声。”

简璟辰微笑着：“我也是今日方到，一来就见世琮你大显神威，实是给了四哥我意外之喜啊。”

慕世琮一面走向简璟辰，一面望向楼梯，那道青影已悄然消失，他忙向简璟辰微微拱手：“四哥，您稍等片刻，回头咱们再叙话。”说着匆匆追了下去，却见楼下人头攒动，众人皆以崇敬仰慕的目光看着他，早已不见了那个青色身影。

慕世琮只得转身上楼，走至简璟辰身侧坐下，侧头望向窗前桌上摆着的两碟冷菜和一杯清酒，心中渐涌疑云。

简璟辰右手轻摆，止住惠儿欲说话之势，含笑道：“世琮，在看什么呢？”

“四哥，方才坐于那桌之人，您可曾看清楚？”

“似是一青年公子，面貌如何，我也未曾看清。怎么了？”简璟辰不由有些讶异。

慕世琮转过头来，恢复清冷神态：“没什么，可能只是巧合罢了。”他正颜道：“不知四哥到这容州城来，可是有何要事？”

简璟辰眼中闪过冷冽之光：“没事，只是在京城待久了，带惠儿出来走一走，世琮你呢？今年怎么有这等闲情雅兴来参加这赛舟节？”

“四哥您还不知，我岂是愿意这般行事之人，只是父王吩咐，不得不从罢了。”想

起父王临行前的吩咐，他缓步至窗下桌前，执起酒壶，闻了一下，正是青叶酒香，他斟满月瓷酒盏，静静洒于窗前，默立片刻，又走回至简璟辰身旁坐下。

简璟辰想起一事：“对了，世琮，四哥正要问你，今日助你那舵手是何许人，身手似是相当不错，可是你府中新进之人？”

蓝徽容见那小侯爷下了翠叶桥，策马往乘风阁而来，便举起酒杯洒下，心中默念道：母亲，今年这杯酒我替您洒下了，明年，我会再来的。

心事已了，她听得楼下喧哗之声，不愿再待在这处，站起身来，见数十名随从打扮之人噤噤上楼，忙从邻桌那十几名锦衣大汉身后悄然而过，乘众人纷乱之际下楼而去。

她轻分拥挤人群，出得乘风阁，转入了水井巷，想起先前小叶子所言，也觉太久未到莫爷爷处，便穿街过巷，向城西步去。

行得一阵，她心中暗起警惕，借低头整理腰间佩玉，眼角余光扫见一名锦衣大汉若即若离跟在身后，正是先前在桥上与自己交手数人之一。

蓝徽容忆起邻桌那青年公子气度雍容威严，惠儿又口口声声称那小侯爷为琮哥哥，知他们来历不凡，想起母亲生前劝诫，心中暗凛，虽不知那青年公子为何要派属下跟踪自己，却也知来者不善，稍稍思忖，便转入了紫衣巷。

紫衣巷是容州城青楼集聚之地，此时尚是正午，青楼女子仍在拥被高眠，巷内一片冷清，蓝徽容行到巷中一扇红漆大门前，举手轻拍，过得一阵才有一人掩嘴探头：“什么人，这么早找姑娘？”

待看清门前所立之人，忙弯腰道：“公子，是您啊，快请进来，月妈妈正在念着您呢。”

蓝徽容刚转过前堂，一个绿衫美妇迎了上来，拉住她的手笑道：“容儿，刚从乘风阁回来吧，快进来阴静一下，别晒坏了。”

蓝徽容与她在小花厅坐下，凝望着她略显疲倦的面容：“月姨，岚儿也不小了，您又不缺银子，趁早收手吧，母亲她，临走前十分放心不下您和岚儿。”

“唉，容儿，三夫人的心意我领了，但容儿，当年蒙你将月姨救出炼狱，月姨便曾发誓，要戏尽天下负心男子，也要帮助被逼至绝路的可怜姐妹，明月楼一日开下去，这帮姐妹便一日有容身之处，明月楼若是不在了，这帮可怜的姐妹无处可去，又要散入其他青楼，你想想，岂不是又要将她们推向火坑？”明月轻叹道。

蓝徽容默然不语，过得片刻轻声道：“月姨，是我们蓝家对不住您。”

明月忙轻拍她的双手：“容儿，你切莫这样说，虽说是蓝家的大老爷和大夫人将我推入火坑的，但当年如果没有你偷出家里的值钱字画将月姨赎了出来，又暗助月姨买下了这间明月楼，月姨哪有今天。这条路是月姨自愿走的，你不用担心了。倒是容儿你，三老爷和三夫人都不在了，你孤身一人待在蓝家，那帮势利眼们又不待见你，你到底有何打算？”

蓝徽容轻叹一声：“月姨，我有武功，不怕她们欺负，只是母亲临终前千叮咛万嘱咐，父亲又对她有再造之恩，叫我千万不要负了蓝家，又说外面世事险恶，不如做一个规规矩矩的世家小姐，安安分分地嫁人。我不是不想离开蓝家，可一想起母亲这番话，便又留了下来。”

“夫人说得也有道理，只是容儿，你学得一身武艺，心性又素来高洁，蓝家那缸子污水岂是你长留之处，再说了，前几日月姨听到一些不好的传闻。”

“哦？月姨请说。”

“前几日，蓝家那花花三少，你那三堂兄在我这处流连，醉酒后说出大老爷和大夫人正商量着将你嫁给新州太守做二房。”

蓝徽容面色微寒：“他们敢！”

“容儿，从理字上来说，他们所做无可指责，你现在是孤女，父母双亡，自然是由大伯父来决定终身大事，他们为夺你父亲遗产，想的便是要尽早将你嫁出去，到时只需稍稍打发点寒薄的嫁妆，三老爷的田产和古董字画便会尽数归于他们了。”

蓝徽容心中稍稍有些烦乱，明月知她所想，取过桌边琵琶，纤指轮飞，如轻云暗涌，又似薰风入弦，碧纱窗下泉水叮咚，浓荫林间藤萝滴翠，蓝徽容顿觉神清气爽，待明月一曲弹毕，她粲然一笑，站起身来：“月姨，您放心，容儿自有应对之法，总不能让他们把我欺负了去，容儿正想去苍山雾海、塞外大漠看一看呢！”

明月含笑凝望着她：“好容儿，月姨相信你，当年你才十岁，便有勇气来救月姨，又岂是寻常女子。真有那么一天，只望容儿多多珍重，时常捎个信给月姨，再寻个知心的人，好好地过你任情洒脱的人生，月姨便心满意足了。”

两人执手相视一笑，蓝徽容道：“月姨，门口有个来历不明的人跟了我很久，我从后门出去，您帮我到前门拖住他。”

第三章·再遇



蓝徽容从明月楼后门出来，转过几条小巷，已觉察不到跟踪之人，放松下来，行得一阵，便到了城西柳家巷。

她轻轻推开巷尾一扇木门，一只大黄狗伸着大舌头扑到了她的身上，蓝徽容调皮心起，一个起跃便攀上了院中的葡萄架，大黄狗急得在架下转圈，仰起头来哼叫着，似是奇怪她为何不像往常一样与自己嬉戏。

一个苍老的声音略带笑意：“容儿，别闹了，你这么久不来，小四好不容易盼到你，你还要这样戏弄它。”

蓝徽容微笑着从葡萄架上落下，轻抚着小四的头，走至院角一个正在编织竹篓的老人面前行礼道：“莫爷爷，很久没来看您了，是容儿不好。”

“容儿，你母亲过身也已经半年多了，你得多出来走一走，老是闷在那蓝家大院内，又有何趣味。”莫爷爷十指如飞，片片竹篾在他手中如青烟袅袅，又如纤云飞舞，来回穿梭，带上无言的节奏与韵律，蓝徽容瞧得有些呆了。

莫爷爷收住最后一根竹篾，微微一笑：“容儿，记住了吗？”

“多谢莫爷爷！”蓝徽容细细地咀嚼着莫爷爷方才的动作，俯身拾起一根竹棒，手腕轻振，在院中腾挪轻移，身形翻舞，化作一道道青影，丽日映照下，酣畅淋漓中尽显悠闲从容。

莫爷爷含笑看着她收住棒势：“容儿悟性极高，爷爷也没有什么好教你的了，你只切记，在外游历，不要任意行事，莫轻易伸手，要知世情复杂，人心险恶，看事看人



不能只看表面，要三思而后行。”

他又仔细端详了蓝徽容几眼：“不过容儿素来机敏，这么多年你出了蓝府就扮作男儿，扮得很像，爷爷也没什么不放心的。”

蓝徽容蹲到他的身边，小四喘着气在两人之间穿来穿去。蓝徽容略略有些惆怅：“莫爷爷，您真的要离开容州了吗？”

“是，爷爷有自己的一些私事要了，实是无奈，再过数日，我就要离开了。容儿，爷爷有一件紧要事嘱咐于你。”

“爷爷请说，容儿一定办到。”

“明年你父亲祭日那天，不管你依然在蓝家还是出外游历，记住，一定要回父母墓前一趟，我会在那处等候你，有十分紧要的事情相告。你一定要赶到，切记切记。”

“是，容儿记下了。”蓝徽容将头依上莫爷爷的左膝，十分的不舍，却又说不出一句挽留的话，只是左手轻抚着小四的头，一下一下，如同体内那颗惆怅跳动的心。

她站起身来：“莫爷爷，您还没吃中饭吧，我去给您做！”

未时一刻，蓝徽容带着小四出了容州城，正午的太阳晒得小四舌头伸得老长，蓝徽容却仍是悠然惬意，轻笑道：“小四，你又要跟着我出来，又热成这样，是不是莫爷爷成天把你关在院子里，想出来透透风啊。你也会跟莫爷爷一起离开我吗？”

小四却只是摇着尾巴在她脚边蹿来蹿去，似是极为欢快。

不多时，蓝徽容便带着小四上了会昭山主峰。会昭山脉位于容州城西，山高林密，秀丽幽深，溪涧纵横，沟壑密布。时值夏日，林木深茂，飞流潺潺，小四似也感觉到了丝丝凉爽，跑得更加欢快，时而在密林中兜上一圈，时而去小溪里蹿上几下。蓝徽容含笑看着小四撒欢，感受着这山间的阴凉，想起以往每年都是与母亲一起沿着这山道上那结庐亭，清宁中便带上了几分怅惘。

沿主山道上了一条碎石路，向上攀缘，结庐亭隐约可见，蓝徽容立住脚步，回身望向山下的容州城，坊巷纵横如星罗棋布，青瓦房舍似珠落玉盘，山风吹来，心境豁然开朗，忽然想道：不知那苍山雾海、塞外大漠又是何等风光，又能带来何等意境？

呆立片刻，她转过身来，继续向半山腰的结庐亭行进，快到亭下时却不见了小四，蓝徽容不由有些着急，毕竟此处远离城中，一旦小四走失，可不一定能够找回莫爷爷的院子。

她向四周张望，左右皆是密林，不见小四踪影，她慢慢走向左首密林，唤道：“小